

蒙文通文集

第三卷

经史抉原



經史扶原

蒙文通文集第三卷

一九九五年·成都

巴蜀書社

新

巴蜀書社

PDG

責任編輯：黃小石
封面設計：李文金

經史扶原

蒙文通 著

巴蜀書社出版發行 (成都鹽道街三號)
四川省新華書店經銷 成都東方福利彩印廠印刷

開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張 15.625 字數 300 千
1995 年 9 月第一版 1995 年 9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1—2350 冊

ISBN7—80523—664—X/B·74 定價：18.50 元

出版說明

蒙文通先生（一八九四——一九六八），四川鹽亭人。我國現代傑出的歷史學家。從二十年代起即執教於成都大學、成都師範大學、成都國學院、中央大學、河南大學、北京大學、河北女子師範學院。四十年代復任四川省圖書館館長兼華西大學、四川大學教授。建國後，任華西大學、四川大學教授，兼任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一所研究員、學術委員，並先後任成都市人民代表、市政協委員、中國民主同盟成都市委和四川省委委員。

蒙文通先生在中國古代史及古代學術文化研究領域中，辛勤耕耘了一生，造詣很深，成就甚高。他早年受業於清末國學大師廖平與劉師培，從研究傳統的經學開始了他漫長的學術生涯，後來又向近代佛學大師歐陽竟無先生問佛學與古代學術思想，不斷拓寬研究天地，一生精進不已，終於成爲博通經史、諸子，旁及佛道二藏、宋明清哲學的一代著名學者。

一九二七年，蒙文通先生撰成成名之作《古史甄微》，提出了中國上古民族可以江漢、海岱、河洛分爲三系，其部落、姓氏、居處地域皆各不同，其經濟文化各具特徵的學說。其後又以《經學抉原》一書，進一步從學術文化的角度豐富和完善了此說。「三系學說」和當時《古史辨》學派的觀點迥異其趣，但就其對學術界廣泛而深遠的影響而言，實可以與之媲美。

蒙文通先生最重要的史學思想是「通觀達識，明其流變」，認為歷史是發展變化的，史學家的任務，在於指出歷史變化的痕跡，揭示發展的原因。在實踐上，蒙文通先生注重從社會經濟史的研究中去探索歷史發展的原因，《中國歷代農產量的擴大和賦役制度及學術思想的演變》一文，就是「史以明變」觀點的代表作。

蒙文通先生晚年致力於民族史和地方史的研究，提出崑崙宜為上古一文化中心說，認為巴蜀文化當系自西東漸，楚文化也頗受巴蜀文化影響，山海經就是巴蜀楚上古文化產品的著名學術觀點。這裏，值得大書一筆的是，作為史學家，蒙文通先生懷着維護中華民族崇高利益的責任感，用他生命的最後四年時間，寫成了一部考論古代百越民族史的專著《越史叢考》，縝密地考證了大量的古文獻資料，引證翔實地批駁了國際上一些越史學家覬覦我國領土的種種奇談怪論。這是一部充溢着實實在在的愛國主義精神的書，它的成就標志着我國古民族史研究的新水平。

蒙文通先生的學術成就是多方面的。除上述的《古史甄微》、《經學抉原》、《越史叢考》外，還有《古地甄微》、《古族甄微》、《儒學五論》、《道書輯校十種》、《巴蜀古史論述》、《先秦少數民族研究》等專著和學術論文數十篇。他在古代歷史、古代地理、古代民族、古代學術、古代宗教等很多領域都給後人留下了十分豐碩的成果。此外還有數十萬字遺稿尚待整理刊布。

蒙文通先生數十年未離講席，誨人不倦，循循善誘，為國家培養了大批學術人材，可謂桃李遍全國。為了更好地保存與集中反映蒙文通先生的學術成果，啓迪後學，我社決定分六卷編輯出版蒙文通

文集。這套文集將把蒙文通先生的主要學術著作全部收入。整理工作由蒙文通先生之子、四川大學歷史系教授蒙默同志擔任。爲了保持作品原貌，蒙文通先生的個別習慣用字，整理時未加改動。

巴蜀書社編輯部

總目

孔氏古文說	（一）
經學導言	（六）
經學扶原	（四六）
井研廖季平師與近代今文學	（一〇四）
廖季平先生與清代漢學	（一一六）
井研廖師與漢代今古文學	（一二〇）
廖季平先生傳	（一三八）
論經學遺稿三篇	（一四六）
孔子和今文學	（一五七）
中國史學史	（二二二）
《天問》本事	（三四六）
《宋略》存於《建康實錄》考	
——附《宋略總論》校記	（三八五）

評《學史散篇》	（四〇二）
致柳翼謀（詒徵）先生書	（四一四）
論別本《竹書紀年》	（四一八）
從社會制度及政治制度論《周官》成書年代	（四三〇）
館藏明蜀刻本《史通》初校記	（四四一）
跋《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	（四五〇）
館藏嘉靖汪刻《文心雕龍》校記書後	（四六〇）
涵芬樓影印弘治本《新語》略校記	（四六七）
跋華陽張君《葉水心研究》	（四七〇）
從《采石瓜洲斃亮記》看宋代野史中的新聞報導	（四七四）
二顧校《華陽國志》跋	（四八五）

孔氏古文說

《百官公卿表》云：「博士，秦官，掌通古今，員多至數十人。」武帝建元五年，初置五經博士。案《史記·循吏傳》稱：公儀休「魯博士。」《漢書·賈山傳》稱：山「祖父祛，故魏王時博士弟子。」則博士之官當不始秦。蓋魯爲孔子宗國，而子夏之徒多顯於魏，二國特尊孔氏之業，設官司之。迄秦，伏生爲秦博士。是皆以傳經爲業而掌通古今者也。

始皇以三十四年焚書，三十五年以盧生故，大怒曰：「吾前收天下書不中用者盡去之，悉召文學方術士甚衆，欲以興太平」云云，「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餘人皆坑之。」扶蘇諫曰：「諸生皆誦法孔子。」案始皇所坑乃當時策士舞文弄法，非即前日之所召。焚孔子之書而召孔子之徒，必不然也。蓋焚其不中用者而定一尊於六經，所坑亦策士，非真儒。

焚書後一年，盧生猶稱博士七十人備員弗用。三十六年，又使博士爲僊真人詩。陳涉之起，博士進說者三十餘人。叔孫通以文學徵，待詔博士。蓋即始皇所謂悉召文學方術之士、扶蘇所謂誦法孔子之徒。於時亦廁身其間。則秦不過坑僞儒之犯禁者，知博士之官固未嘗廢，而孔氏之業本未嘗絕也。

《儒林傳》言：陳涉之王也，孔甲爲涉博士。《叔孫通傳》：通爲高帝博士。《孔子世家》：孔鮒弟子襄爲孝惠博士。申公、韓嬰、賈生爲孝文博士。轅固、董仲舒、胡毋生爲孝景博士。博士之傳不絕，則

博士之經不殘可知也。

《藝文志》言：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以中古文《易經》校施、孟、梁邱經，則古文即經也。司馬遷書所稱「古文」（《五帝本紀》）、「孔氏古文」（《仲尼弟子列傳》）、「《春秋》古文」（《吳太伯世家》）、「《詩》」、「《書》古文」（《封禪書》）。《漢書·劉向傳》所稱「上方精於《詩》」、「《書》，觀古文。」皆謂孔氏六經也。鄒叔重所云「孔子書六經，左邱明述《春秋傳》，皆以古文」是也。劉子駿言：「外則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內則有延閣、廣內、秘室之府。」《史記·自序》云：「百年之間，天下遺文古事靡不畢集太史公。」則漢興大收篇籍者，其書畢集太史公，博士所執，畢集太常（太常掌博士），皆所謂外書，新集之民間者。其所謂中書、中秘書、中古文者，蓋漢家所固有、蕭何收之於秦者。

《藝文志》：劉向以中古文《易經》校施、孟、梁邱經，或脫去「無咎悔亡」，唯費氏經與古文同。又稱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脫簡一，《召誥》脫簡二云云。《儒林傳》：張霸以能百兩篇徵，以中書校之非是（中書即中古文）。夫中古文者，先秦之舊籍，先秦之舊籍猶存，則孔氏之經不缺可知也。而漢人立一經之學，徵一家之書，必考信於古文博士之經。有脫簡，無亡篇，則博士之經未始有缺也。

《藝文志》不列中古文各經之目，特於說中考見之。然凡學官之所立，必考信於古文，則六經皆古文也，以其與博士之本同，故不別著。

武帝建元五年，初置五經博士。宣帝黃龍元年，稍增員至十二人。而列於博士者，《詩》有齊、魯、韓，《書》有歐陽、大小夏侯，《禮》有大、小戴、慶，《易》有施、孟、梁邱（京氏，元帝所立），《春秋》有《公羊》、《穀梁》，凡十四家，則所謂列於學官者，非必家置一人以相承繼也。蓋十二員中以此數家更迭相代爲之。五經之學，有專經，無專師也。故魯、韓之《詩》立於孝文，齊《詩》立於孝景，此三家者已相間立學。而孝宣之際，張長安、薛廣德同受魯《詩》於王式，並時以博士論石渠。歐陽地餘、林尊並傳歐陽《尚書》，亦均以博士論石渠。則一家之學並時有二博士。是知學官所列，不限家法。各家之目，後人追述而言耳。以當時多屬諸家故也。非必國家立學有如憲典，必取之於諸家。故劉歆移書太常博士與班氏《儒林傳·贊》、《藝文志》、《孝宣本紀》所稱者各自乖異。即東京之十四博士，亦追述之辭，如《禮》無慶氏，董均則以慶《禮》爲博士，《書》無古文，而楊倫、周防以《古文尚書》爲博士，且出於十四家之外也。

甘露中，召五經諸儒雜論同異於石渠閣，而《藝文志》《論語》家有《議奏》十八篇（《石渠論》），則《論語》亦與五經同論於石渠，雖不列於學官，而雜傳於博士。蔡邕正定五經文字，亦有《論語》。蓋凡傳五經者，多兼通《論語》。

《仲尼弟子列傳》云：「論言弟子籍出孔氏古文近是。余以弟子名姓文字悉取《論語》弟子問，并次爲篇。」是《論語》亦得稱孔氏古文。

古文者，佐書既行以前文字之通稱。籀書者，諷書引書之義，而非文字之別體。故漢儒注書但言

某爲某之古文，而無言籀篆者，蓋文雖一種，而其體不能不漸次變易以趨簡，或又取繁茂，非一人之力所能改創。略發數證以明之：（一）古篆有展轉相從者，如𠄎、𠄎之古文，從詩、信之篆文省，此足見文字無古先篆後之別，特字有孳生體有更革耳。（二）古、籀、篆各有數體，𠄎爲古文奇字人，籀籀文牆，從二禾，亦從二來。而殺一字至有四古文。篆則有通人以爲某、某書以爲某、或從某、俗從某，其類益煩，此足見文體之遷革雖別爲籀、古、篆各體，亦不能限於一形。（三）籀、篆有差錯互見者，石鼓文車馬不作車形而用篆體，秦量文則作𠄎而用籀體，足見體制參錯，無一定之分別。並可徵石鼓之刻不同於史籀，秦皇之刻復別於小篆，則籀不自周、篆不自秦也。

《史記》不言秦作小篆，《藝文志》云：「漢興，閭里書師合《蒼頡》、《爰歷》、《博學》三篇，斷六十字爲一章，凡五十五章，并爲《蒼頡篇》。」又云：「《蒼頡》多古字，俗師失其讀。」夫既出於閭里，行於俗師，則李、趙之篇其爲佐書審矣。佐書者，古文一體之遞變，非秦所能創作也。

劉子校經，必徵古文，太常立學，考信中書，則博士之經同符孔籍者矣。略依《班志》是正篇目，六經次第，徵諸《史記》，參稽石渠，爰傳《論語》，考還博士之舊，肇復古文：

《詩》二十八卷 《漢志》：二十八卷，魯、齊、韓三家。《毛詩》作三十卷。案國風不分什，則頌不分可知也，《周頌》三篇宜合爲一。

《書》二十八卷 《漢志》：二十九卷，大、小夏侯二家。歐陽經三十二卷。案劉歆云：「《泰誓》後得，博士集而讀之。」則伏生所傳固無此篇。

《禮》十七卷 《漢志》：七十篇，后氏、載氏。案劉敞云：七十字倒，當作十七。各篇第次略依大戴。

《易》十二卷 《漢志》：十二篇，施、孟、梁邱三家。案師古云：上、下及十翼，故稱十二篇。
《春秋》十一卷 《漢志》：十一卷，公羊、穀梁二家。案唐石經莊公下附閔公是也。
《論語》二十卷 《漢志》：齊二十二篇，魯二十篇。案古亦無齊所長二篇，宜從魯。

本文原載《國學叢編》一九一五年第八期，茲據整理。

經學導言

序目

一	緒論	（一〇）
二	今學	（一四）
三	古學	（一六）
四	魯學	（二〇）
五	齊學	（二五）
六	晉學	（二八）
七	王伯	（三二）
八	諸子	（三六）
九	結語	（四二）



這篇文字是去年秋間應楊效春君爲《友聲》徵文作的，題目叫做《近二十年來漢學之平議》，在《友聲》的雙十增刊上面發表。因爲文字稍長，數期尚未登畢，底稿的後半篇也就在編輯部散失了。友人唐倜風諸君深以未睹全文爲憾，屢次催促要我補成完篇。却因病事牽纏，直到冬間才將舊稿重新寫出。因爲內容多半是發表自己的意見，和「平議」這個題目名實不甚相符，便將裏面的平語刪去許多，把題目也就改做《經學導言》。初稿本是十篇，有一篇是《前論》，約略討論些周秦間學術的問題。有一篇是《後論》，討論的是內學、南學、北學一些問題。《後論》的稿子因爲限於篇幅，未能暢論，頗不愜意，也就把他完全削去，把《前論》的題目改做《諸子》，列在第八篇去，所以這篇文字便只有九篇了。

這篇稿子總共二萬多字，是在雙十前兩日內寫成的，文字草率得非常，後來補作的時候，只是依着前日的底稿，也不曾多做修飾的工夫，自己真是不滿意的很。也是因爲本沒有把他當作鄭重的著作，只是把自己一時的懷疑和想法提出來罷了。若是要詳細的修飾斟酌，那就要把裏面許多地方加以補正，還要加入許多注子，許多正文也須要改作，文字也就仍舊要用文言，另作一部規模較大的論著。但是，現在還不敢相信自已說得妥帖了，須是後日學業再有進益的時候再來整理。這篇稿子確實沒有再印的價值，也還沒到重印的時候，但既有這篇潦草的稿子在這裏，把他印出來送給舊日的同學和現今愛討論國學的先生們，作爲一種通訊研究的材料，請大家不客氣的加以批評指正，於我自己學業的進步確有莫大的幫助，這就是我再印這篇稿子的希望。

這篇稿子是一時潦草的作品，裏面就有不少自相矛盾的說法，既說古學不立學官是河間獻王的關係，後面又說是秦始皇焚書和立博士的關係，未免前後不符。六譚老人已在這裏提出來駁正了幾句，這真使我十分感激而且非常高興。全篇中像這樣矛盾的地方定還不少。是因爲這篇稿子的大意雖是短時間內所組成，但是所取材却卻有遠至三年前的說法，前後見解既不統一，稍一疏虞便自相牴牾起來了。這的確是我潦草的過失。我本也沒想做文，平素是最怯懦最缺乏發表勇氣的，此回却因楊效春君的相強，才有這篇稿子的草創。六譚老人既加以指正和鼓勵，又囑楊叔明君遺書論辭，才引起我再印的興趣。今天有這本小冊子和許多朋友通信討論，我很感激楊效春君，尤其是很感激六譚老人。

蒙文通識於四川省立第二女子師範學校

十二年六月十日

六譯老人聽讀《近二十年來漢學之平議》後記

講《春秋》是小統，孟、荀主之。講《尚書》是大統，鄭衍、《淮南》主之。

講禮制突分小載，《春秋》說。西漢以上《白虎通》羣以《春秋》說。突分大戴派，多同《周禮》，是古學根源。

今文學西漢盛說《春秋》是也。古文家據《周禮》以解《尚書》是也。

《易》《詩》《天學》，古文家說，隔靴搔癢。

河間獻王不得立博士。古文家以朝廷所立爲今學，河間所立爲古學，一派謠言。今文所立博士，其詳其慎。秦始皇所立七十二人，漢立博士是法古非創立。

蒙文通文如桶底脫落，佩服佩服，後來必成大家，謹獻所疑以待評定。

井研廖平記